

西方美人

Living Green River



中華民國八年二月出版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毘陵李定夷

校訂者 吳興苞醒獨

印刷者 上海國華書局

發行者 上海國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西方美人目錄

魔王之后 約瑟芬 瑪麗

鐵血宰相之妻 玉哈那

迭更司夫人 安娜

女詩人 塞孚

爵妃 格駿林

安琪兒 露絲

姊妹花 法瑯司 薩賴

多情女 孟業

新嫁娘 綠樓

女兒探 哀拉

可人兒 衡姑

畫師之婦 海琳娜

西方美人目錄

只本書是梁倭兒所購的

西方美人目錄

大小喬 密因 愛雯

可憐儂 意娟

鬼女兒 卑德

才女 雪梨

西方道韞 愛儂

女書記 華多

深閨思婦 柳絲

未亡人 亞利尼

智多星 希姆

鄉姑娘 惠靈

巾幗英雄 護蘭

俠婢 碧玉

西方美人

墨隱廬主人李定夷編

●魔王之后 約瑟芬 瑪麗

(韻 唐)

拿破崙曰。情者。短喪戰士之志。閒漢藉以消磨光陰。而帝王所借以忘憂解愁者也。人非大愚。誰沾沾於此。盡天下之美人。不能使拿破崙費一小時於其身。雖然。此特空言耳。實則拿破崙生平情史。頗有足觀。筆而出之。以餉世之好異聞者。

拿破崙微時。一帳下小卒耳。往來巴黎麥色爾間。恆蓬首披髮。肩際衣衫。襤褸不整。絕無楚楚動人之致。而婦女見之。鮮有不被其惑者。蓋有一種天然之魔力。能令萬卉俯首。非偶然也。常十六歲時。貌既不揚。見人復羞澀。若無地自容。而萬倫司之佳人麗姝。卽已爭相傾心。慇懃獻媚。就中有名科洛貝者。具惑陽城迷下蔡之姿。尤擅操縱之術。拿崙爲所顛倒。而不自知。後於其雜記中述此事曰。舉世言愛情。無有若吾與科洛貝之純潔者。吾儕幽期密會。爲數至多。然始終未及於亂。猶憶一日。爲盛夏之晨。天甫破曉。吾儕相會於林中。共摘櫻果而食之。其味鮮美。異常樂不可支。然僅如是而已。匪有他繾綣深情也。

曾幾何時。拿破崙之萬斛深情。舍科洛貝而別注於一哥錫卡女子。此女子美而善妬。拿破崙偶假其情敵以辭色。彼必切齒痛恨。邀拿午餐而置毒於其酒中。賜之一飲而盡。及夜毒發。性命懸於呼吸。得良醫藥之幸免。

拿破崙雖受此重創。獵豔之野心。曾不爲之稍戢。後所垂青者。爲一中年巽順之婦人。一日。拿破崙長跼此婦人之前。覲顏求婚。婦人狂笑。出其肥白之手。與拿破崙相握。力制其笑。強言曰。吾親愛之拿破崙休矣。勿開頑笑。吾年已爲若母。而有餘自。今日始此回情劇。可閉幕矣。

拿破崙遭此當頭棒。其情史未嘗中斷。而其情且如水益深。如火益烈。有女優孟吞西者。富冒險性。善貢媚。雖丰姿嬌然。而其老已過徐娘。計其初入情場之時。較拿破崙入世猶早三十年。拿破崙爲情魔顛倒。亦不顧老女士夫有乖婚姻之正。始遇於餐館。卽一見目成。訂終身之約。拿破崙大喜過望。不覺狂笑。後強自抑制。笑容始斂。轉呈肅穆之態。以年事半百之老婦。能得年甫弱冠者之歡心。其魔力亦云偉矣。顧此老婦命實不猶。無爲母后之福。蓋拿破崙旋注其全力於皇位。棄之如敝屣。雖爲鰥魚。亦所不恤。

以皇位之幸福較此倍蓰也。孟吞西始得此少年英雄。以爲可娛桑榆晚景。終身亦藉以得託。孰料個郎薄倖。竟如秋風。紈扇中道捐棄。哉其悽苦。悲泣蓋可知也。

世間之求婚者多矣。未有如拿破崙之離奇者。其對情人有時若牲畜。慢不講理。有時則又甚平和。出以委婉。旖旎有數。婦人曾與拿破崙相交者。恆稱之爲怪物。爲情界之專制魔王。密司特溪那之言曰。人苟失歡於拿破崙。則立遭奚落。較鞭笞尤爲難受。於此可見其性桀傲暴戾。不可羈勒。雖有時和悅。其顏色獻媚於女子。亦出自勉強。非其本心。故偶觸其怒。卽不顧而睡。一發不可遏矣。

有波蘭名美人華爾司楷者。拿破崙百計欲博其一粲。而華爾司楷斬之拿。遂大怒。厲聲曰。馬丹須知吾意在壓倒汝。此意已堅。不可搖。汝當立表愛我之忱。不然者。視吾手中之時計。吾當於汝前撞而碎之。使成齏粉。使知吾他日斷絕希望。時將踏破波蘭如破此鐘也。言已。舉其時計向壁擲去。時計片片反躍如彈丸之飛。舞空際。華爾司楷立驚絕。及醒則見此專制魔王擁之爲拭粉頰之淚。其柔和又宛若女子焉。拿破崙性喜蠶食并吞。不獨於國事爲然。於情場亦然。初在麥色爾爲帳下卒時。旣貧且賤。絕無勢

力可資憑藉。與其兄約色至絲商喀刺里家。見其長女。裘麗心愛之。卽與繾綣。果兩心相洽。遽訂白首。後見其次女。頽雪。美而豔。大恚。思舍裘麗而娶之。而頽雪已與其兄約色。通情愫。有嚙臂盟。一日四人共坐。拿破崙發言曰。欲家庭輯睦。必夫婦同其性情。而后可得倡隨之樂。無反目之時。又謂其兄曰。約色。汝性至無定。與裘麗絕相類。至頽雪及余。則臨機能斷不略遲疑。故汝娶裘麗爲佳。而頽雪則應爲吾妻。遂撲頽雪加諸膝上。三人莫有異辭。姊妹易嫁。遂成事實。

雖然。頽雪終未得御法蘭西皇后之冕。而終爲蘇丹小國之后。拿破崙當時旣得頽雪。固山盟海誓。有生死以之之概。乃不旋踵而棄。若敝屣。蓋驟躋貴顯。志驕意滿。糟糠之妻。自宜下堂也。當被棄時。頽雪涕泣而哀之。遇事不惜犧牲。一已勉遂其意。然猶不足使其心回意轉。則以拿破崙此時之心。已轉屬法國美人約瑟芬。先時約瑟芬年亦已半老。拿破崙委其子以優差。約瑟芬特躬自來謝。拿破崙一見傾心。欲得而甘心。翌日往答拜。雖名正言順。徒以心存他念。入其室。心突突躍而足巍巍顫。及觸香肌。親色笑。則又頽然心醉。茫然若入夢。蓋約瑟芬者。纖穠合度。修短適中。而頽暈朝霞。臉若芙渠。

眼比秋水而媚眉比青山而秀。猩紅之櫻口若專爲接吻而設。如雲之髮覆如華蓋。尤妙者出言若燕語。發聲似黃鶯。聞其聲魂魄俱蕩。見其人心神並驚。曷怪拿破崙一往情深迷離顛倒不恤盡棄其所愛而愛之乎。是時拿破崙將踐法帝位。約瑟芬亦趨炎附勢之流焉。有不極意貢媚者。遂亦捨其故夫而從之。於一七九六年三月日正式結婚。

好事多磨。美景不常。結婚後甫二日。意大利軍事緊急。非親征不可。萬縷情絲驟然中斷。情已難堪。迨孤衾夢冷。月圓人缺。益覺無以自聊。於是問候之使絡繹於途。更以至誠之意懇切之辭。要求約瑟芬往意大利軍中。以遂雙飛之樂。而約瑟芬不願捨其所愛之巴黎。往隨此不重情感而好以力服人之拿破崙。故藉辭推諉。一再延期。不得已乃始就道。顧是時戰事至烈。其命運及法國皆在危機。一髮之間亦無多暇。及兒女私情。約瑟芬得馬軍之衛。雖處軍中如無事焉。

約瑟芬善揮霍。服御之豪奢。飲饌之精美。並世無兩。不數月舉債至二百萬佛郎。不顧國力不恤民艱。可謂至矣。以約瑟芬之美貌。拿破崙於彼用情之專。宜可長期白首。始

終無渝矣。孰知情場變幻。至不可測。未幾拿破崙之愛情。竟轉注於奧國公主瑪麗魯意斯。而約瑟芬又遭摺棄。拿破崙重與瑪麗結婚。約瑟芬至此始涕泗交流。悔不當初亦已晚矣。

拿破崙之情史。與其政治之史。相類。至是亦截然止矣。彼最後所傾心之瑪麗。骨性至爲堅強。聞拿破崙失敗之耗。不動聲色。亦無一語以慰其夫。後六年拿破崙將死於聖希倫尼。流配之所。乞醫生貯其心酒。精中遞交瑪麗。並囑轉語曰。吾至愛汝。吾將永愛汝。無有窮期。瑪麗聞之曰。此何有於我。吾心中久已無拿破崙之名。惟吾不能忘彼爲吾子之父耳。

●鐵血宰相之妻 玉哈那

(韻唐)

一八四一年夏。卑司麥避暑於密拖李特。其心中之愉快。若久羈之罪犯。驟遇大赦。而其好事漫遊。亦若罪犯之甫脫足械。幾欲絕跡。飛行普魯士之少年。所弗及也。昔卑司麥在古丁琴時。每喜獵豔。見姿首姣好者。輒神馳魂飛。惘惘若癡。其愚騃之狀。宛如德國之學生。顧其迷時。甚暫。與學生之醒時。成正比例。及避暑於密拖李特。此剛毅而華

美之軍人日躑躅於稠人之中。粥粥羣雌咸注媚曼之目於其身。若衆矢之集的而卑司麥曾無所動於中。漫不措意。後遇一女子。修短中度。不纖不穠。髮若金絲。頰如朝霞。星星之眼。沈碧如波。覲然仰睇。若有至強無上之電力。直達卑司麥之心坎。於是心旌搖搖。無或寧時。迨跡至其家。結成相識而後安焉。

此女子秋波一轉。卽能使心如鐵石之卑司麥。心傾意倒。其魔力爲何如。不獨卑司麥當時急欲知其名。想讀者亦急欲聞其名。則富勞冷其芳名而約琴福其姓也。父曰郝爾那。密拖李特浴室之主人。固富甲一鄉者。更有一端。尤足使卑司麥心悅則富勞冷對於卑司麥之稱譽及貢媚。頗表歡迎。略不厭惡。是也。卑司麥旣得此優待。情益深而心益熱。於是日相過從。未幾富勞冷純潔之心。若經大冶洪爐立呈炎災之狀。抑若世間萬物舍卑司麥無足置懷者。嗣是一雙璧人朝夕相聚。雖曰幽期密會。其樂實不啻比翼鳥也。

卑司麥與富勞冷相戀相愛。旣訂白首約矣。郝爾那猶不之知。蓋有郝爾那之舊僕某者。爲彼等遞書傳簡。而密會之時。又爲防護。若斥候然。故歷時雖久。蹤跡極密。迄未爲

郝爾那所知後卑司麥覺非富勞冷伴其側寢食不甘長此不圖終非久計乃向郝爾那求婚郝爾那聞將奪其愛女大怒斥爲無禮謂寧見其女爲情而死不願其女嫁此冒昧之漢卑司麥苦口乞求再三陳情而郝爾那心堅如鐵略不少轉導之至門下逐客令焉。

卑司麥遭此當頭棒心意頹喪立欲離密拖孛特以其地產生無情之郝爾那也然爲富勞冷故勉強留一日既忍痛與富勞冷話別遂離密拖孛特絕未再往相探焉卑司麥之第一幕情劇於以告終事後談及謂當時如感瘋症歷一夏季之久爲情至苦云嗣是卑司麥之目的專注政治方面無暇兼顧女色中輟者五年情苗乃復漸茁略略回味少年時之興趣心怦然動然人事紛陳心意勿專究不如前之沈溺其中也顧愛情之神既賁臨雖無意求偶自能遇合否則精疲神勞亦難強就諺云有緣千里來相會信而有徵矣。

一日有友舉行婚禮折柬相招卑司麥對於此等無謂之周旋情素淡薄擬謝之答柬既具忽轉念如此將傷朋友感情乃裂而毀之及期而往不謂奇緣自天外飛來夢想

有不能到者。生平之樂。無有逾於此時。蓋女賓中有名玉哈娜者。美與富。勞冷若而一見。傾心亦與富。勞冷若後。卑司麥白述曰。吾乍見吾安琪兒。心驚躍之狀。無可形容。此情此景。吾永不能忘。其黑棕色之髮。光澤可鑒。灰碧色之眼。媚於秋波。體態既輕盈。而綽約復嚴整。不可犯音調清脆。若妙樂聲聲入耳。卽出水芙蓉。不足方其豔。初胎之葩。不足比其媚。既介紹以相見。接我如舊雨重逢。藹然可親。然舉止嚴毅。絕無纖佻之態。於吾心無間然矣。焉能不拜倒石榴裙下哉。繼審其閥閱。父名卜家模。品位既崇。貲財亦厚。實佳偶也。

數禮拜後。卑司麥遇玉哈娜於哈慈山。相偕盤桓數日。兩情益密。顧天下事無不平。不陂。必歷盡曲折。方能達最後之目的。於愛情爲尤甚。卜家模起而作梗。固其宜也。蓋卑司麥少時狂放不羈之歷史。卜家模猶在耳。未忘始聞卑司麥垂愛其女。腦際若遭巨斧猛劈。覺是子不足當雀屏。選逼其女謝絕之。而玉哈娜一往情深。抗不遵命。卜家模爲舐犢之愛。召卑司麥來與開嚴重談判。以定從違。卑司麥至卜家模夫婦。以嚴肅之儀。款客。玉哈娜侍立其側。低首弄帶。卑司麥疾趨玉哈娜。所抱其頸而吻之。卜家模夫婦欲

阻已無及矣。

卑司麥出此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以求婚。宜若障礙可盡祛矣。然而好事多磨。不能幸免。自此以至卜家模承認卑司麥爲婿。猶歷無數困難。卑司麥嘗作長函致卜家模。坦然詳敘其已往之歷史。現在之地位及將來之希望。辭調謙恭而英挺之氣溢於言表。其首節略謂『吾肅此函。主意在要求閣下解決世間一至高尚事。爲閣下權力所及者。卽令媛之終身問題是也。我與閣下初無舊交。相會僅一二面。我之爲人。性情如何。品格如何。身家如何。閣下俱無所知。胡能遽加深信。而以掌珠託之。是亦情理之常用。敢不憚辭費瑣瑣。上陳幸鑒焉。』云云。

卜家模得書大悅。允以女妻之。卑司麥如膺寵錫。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合德國之人。無有如彼此時之樂者。其言曰。吾此時如入新世界。滿眼盡是黃金及榮華心花。不覺遂怒放也。繼此卑司麥與玉哈娜情書往來。無時或間。恆患紙短情長。柔情宛轉。詞藻典麗。古今來情書中無出其右者。其稱謂之離奇之繁複。實所罕覩。舉凡（吾愛）（吾心）（安琪兒）（至親至愛）等等名詞。雜然並陳。其一種不能達於楮墨之情。躍然可見。

其第一函有云（得君爲偶。吾生如經一度大改革。稱爲吾生之新紀元也。可吾愛乎。吾所崇拜者上帝外。惟君耳。君之於我。非如酒精一時烈焰沸騰。旋即煙消火滅。乃如溫暖之火。著於吾心。永永不息者也。）更有一函。戲稱之爲吾親愛之黑日。略云『然則汝黑日當吾將成功之候。必朗照吾身中。顧黑日如何能發光乎。是以吾此譬。乃僞也。然汝豈非一黑而煖之夏日之夜。挾花香及熱電與俱者乎』云云。又嘗戲作一函致玉哈娜。略云『設吾儕今共處者。吾將拜倒裙下。執君兩手而呼曰玉哈娜。吾愛汝（德文）吾愛汝。甚於世界萬物（意文）吾誠愛汝（英文）吾誠敬汝。吾安琪兒（法文）更兩禮拜。吾將遁逃而去。至於極遠。更下禮拜六。吾將復棲心於汝心。吾安琪兒。幸自珍衛』云云。後察知玉哈娜神氣沮喪。並疑卑司麥之愛情有變更。又作書致之曰。君有所苦。吾則引爲己身之苦。視君疾。猶吾身之疾。其憂急惶懼。且較己身之苦之疾爲甚。世間男子之於其所愛。孰有逾於我者乎。吾愛玉哈娜。必欲吾複述『吾愛君』一語乎。吾則不憚重述之。吾儕以後當永永休戚相共。君將心血盡量貫注於我。我亦將心血盡量貫注於君。福同享之。禍同受之。或淪此言。神則殛之。君喻吾意乎。

後此尙有二函。無非反覆申明前函之意。說不盡相思。訴不了愛慕。記者不敏。愧無生花之筆。爲達纏綿之情。祇可付之闕如而已。自最後之函遞寄後。十四日。卑司麥與玉哈娜正式結婚。自此月圓花好。伉儷之篤。有非世人所能及者。厥後子孫繞膝。家庭之間。洩洩融融。終其身未嘗有一語相忤也。

●送更司夫人 安娜

(少 芹)

『吾夫——吾夫——』今已屆三十號之夕矣。四月一日。格蘭夫人。假公家花園。開音樂跳舞會。預賁入塲券。遍邀吾英士女。余亦與其列。余誓必往。第余之裝飾品。尙質諸銀行。中子盍措資爲余贖之。俾臨時與貴冑婦人交接。不致相形見絀。不爾者。余將悶損欲死。』發此言者。爲何人。卽英國著名小說大家迭更司之妻密昔斯安娜三姆洛克氏也。時迭更司方踞坐寫字檯。側左手以兩指夾雪茄。右手握鉛管。振筆直書。厥聲沙沙。似春蠶食葉。剎那間。蟹行字迹。始將盈幘。已而攔筆攢眉。苦思且思。且吸雪茄。噓淡白煙。成圈。形案上積灰。縱橫不暇拂拭。卽安娜子立其旁。與之語。亦都不之聞。蓋文人屬稿至沈思。渺慮時。其視聽兩經。往往失其作用。職是故耳。此際密昔斯安娜見迭氏弗。

理已揣彼不願以不入耳之言來相敦促。迺面含怒色，逕前捉其夫之腕，作不愉快之聲曰：「適間語子胡充耳不聞耶？」迭更司驟經是掣，亟轉首瞻覷。安娜憤疾之態，呈集部面，乃擲筆含笑，起立曰：「吾愛胡爲不憚？」安娜曰：「子毋作是狀。」余言：「子豈不聞者？」迭更司曰：「余實未聞。」吾愛恕我雖然，子試再言之。」安娜如前言以告迭更司，曰：「子何亟亟爲？」余籌之熟矣，言次以手指案頭稿件示之，曰：「余爲子裝飾品已嘔盡心血，幾許行殺青矣。明晨將售諸泰晤士報，卽以其酬資爲子取得飾物，返以赴格蘭夫人跳舞會之約。」子速督廚婢治餐，稿成後與子偕飲香檳嘉釀，且飲且以書中事實告子。須知是書乃絕妙下酒品也。是時子姑退，毋擾我文思。於是復就坐檢火柴，劃而吸煙，握管埋首搜索，枯腸厥狀至苦。安娜聆是語，仍鵠立不去，忽推送氏曰：「子姑緩，吾尚有後言。」迭氏作不耐狀，曰：「子趣告我。」安娜曰：「君此次所得代價約幾何？」迭氏曰：「尙未知脫稿後鈎稽字數之多寡，始可決稿金若干。」然約略計之，此係短篇所得，亦僅六七磅以外。安娜默然弗語，第出其纖纖玉指，更番預算，旣而微歎曰：「吾裝飾品質諸銀行爲數甚鉅，以子稿價贖吾物，不及十之五，然則格蘭夫人之跳舞會，仍不能往也。君曷不多著其稿？」